

過一職員耳。胡夕辦公。皆乘余所拉之車。時年富力強。大抵走如風。大班悅。亞東曰。明去港拉車。盜竊祇十六歲。此百寶公司的大班。在十六年前。已爲員役。公司實行密察政權。遂欲私家車。余失業兩月。始謀得現拉之街車。巴巴。去年街車有定額。不如省城可以藉勢隨意加增。故街車亦昂貴得也。然而香港商場。貨氣。各行皆甚冷落。即車夫亦大受影響。僅觀香港一島而論。私家手車。往來千五六百部。現在則大減而至五百以下矣。街車連堅道之上灰包車。往年千餘。現在則六百四十四架耳。至於輪。雖與不同。惟格式亦屬我輩。故我輩視之。亦似手車。其情況近於手車百倍。吾日夕馳驅其中。所得不過二三元。吾之跑。故成獲此成績。彼老弱者欲求如吾之半亦不可得也。往年由中環至上環例。由中至下塘棚二元五角五分。至西盤利便行例一角五分二角。如今則僅得四角。由中至下塘棚二元五角三分。至西盤利便行例一角五分二角。如今則僅得四角。拆車上雖不景氣之形勢。要亦巴士之硬幣而迅速之形勢也。天南。人多乘車者。張收入亦較多。以余論。所得約三士之餘。惟日中支出亦不少。車租六元。食宿四元。飲酒飲茶。日夜必二三。所費二三角至五角不等。除支外所存亦不過數角。森森曰。省方車快。因公司以隨意增加政府不敷。故限制不景氣。每日亦可得非人生活。香港則限制甚嚴。車快祇得一車亦不易。故雖不景氣。每日亦可得二元以上云。

香檳喝過。天下久已太平。寄寓一省港澳新聞記者游泳比賽一事。徒喚風聲。差幸上海一奇熱二向得明達。且將遊星○銀星。流星事。約算耳。眼福不少。茲擇錄之。所好猶得有關。精神時間頗不在乎。惟願編輯先生筆下超生。勿以一字紙荒視之。則幸甚矣。○寫狂話就此帶住。背遊正文。

頗爲重視。因比與足球賽並無二致。所差者。場地較小而已。藝術及興趣且如之。以故團體組織。有過之而後甚。儼游網華等足球名將亦順風而轉行。嘉察杯小足球賽乃乘時產生。加入隊伍頗形頻密。計可十餘數。開賽距今不過兩星期。僅爲時略接觸○並未達短兵肉搏。錦標離隔。仍須預備戰爭風雲之血戰方能決也。然以資

則瑞華及萬象華必爲三隊。然天下事每出乎料者。此則非記者所敢決矣。

一世間女兒大都愛惜風流小生被圍配萬國游泳池。乃此「高等華人」認爲消夏之貴去處。每假日已過午池畔則熱鬧非常。而絡

球等爲支柱。綴山。總之。最後爭奪必

同本自足

泥地人士對小足球賽

○ 羅芳擁護孫錦順

羅芳擁護孫錦順。孫錦順係小足球賽之發起人。其為人誠實。辦事認真。且其為人謙和。不喜與人爭執。故其發起之小足球賽。頗受各界人士之歡迎。且其為人謙和。不喜與人爭執。故其發起之小足球賽。頗受各界人士之歡迎。

俠
小

第十六章 第二次海拉爾大戰

最前線的日軍。有五萬五千丁毒瓦斯。致被俘虜。其餘在倉卒撤退時。給俄軍的飛機。騎兵。裝兵軍隊。沿途截擊。極為狼狽。幾乎全軍潰散。於十六日早退至海拉爾。也都不能固守。翌日。再退至扎拉台。三日後。又為俄軍攻陷。遲遲再撤退至舒爾。到這時候。因為俄兵陸續開到。也不過再退至巴彥。又退至五王臺。時候。且上為俄兵包圍。且不得前進。

[illegible]

恐伯萬一失掉了關島或是特勒克。他們知道，這兩處地方，都是美軍的巨頭。正是美軍進攻日本的最好根據地。特勒克在雅魯意和布琉特洋群的中心。它如係在日軍手中，則日本將擁有日本的最好跳板。雖然爲美有，也等於無用。而不佔領它，美艦隊就不冒險進攻日本。或非別有他圖。的。據日本海軍當局的意思，特勒克是較爲重要。但陸軍部則認關島才是主要的。關島的事。兩方的意見不同。所以計劃也沒有認真決定。還是六七月間的事。

紅叢點綴其中。假身此。星公司演員某(以姓雙及時而至。觀狀。乃「我不願身」表演一藝。救佳人。也。闖家抵南昌後。受各界歡迎與愛慕。

○興隆。唐笑。

生」之稱號。故最受人歡迎。凡孫一至，則素識判者亦率相向之稱職。記者時曾偕友臨登觀光。略略略登樓座。詎孫正被塵塵登。遂以水內開。苦因對泳術尚未嫺熟。若無脫之策。情形甚為狼狽。向她們還轍。不得已向她們道歉。然終為衆所不赦。無奈伊何。於是面壁歌。束手並非上着反抗頗不容易。幸得明

方得一解。引之而後開。小水降。而她們嬌滴滴之笑聲。已充滿整個水池矣。一女兒愛惜心理。於焉畢露。

打動了南昌父老心。不重生男重女

游賦盛哉。登廬山。遊牯嶺。把南昌的體育精神帶到遠南方去。此美人名稱小姐秀瓊之。要人行動及漂亮說話也。據出南昌來報友人某君云

阿瓊猶記。輦有小女孩。幸勿錯怪。開體健者必。必顯其父與妻。俾兒形影彰。將委員長介石行營。處備茶點款待她國家。生活主人翁亦降格親。訓劍她。對阿瓊光明。隊。獎勵攸加。就知。茶會後。外間即盛傳她。將劉阿瓊為義女。學費若干。齊使南昌君。心。但願生男不生女。七月廿九夕於某

(四)
(○)
雲臺健者

大叔婆笑而止。媚娘曰：姑娘不必勞致沾手於此旒飾物。老身自能爲姑娘取飯來。不知姑娘好吃什么。姑娘試告我。媚娘曰：不飲何能得飯。乾媽覺爲無米之炊矣。大叔婆且笑且起曰：此特術之末耳。姑娘少見此。故以爲異也。倘與媽越趨愈久。自不覺其怪矣。大叔婆言已。乃起而入房內。手捧瓦瓶出。立於爐竈之前。口中喃喃不知作何語。既而竈竈向中。少頃。即以瓶口傾飯盛狀。曰：此爲香米飯也。姑娘爲我欲得何饌。媚娘曰：能爲我致小鮮乎。大叔婆點首。急念向瓦瓶如前狀。未幾則以瓶口覆于另一瓦甕中。既而提瓶起於檯中。取大約半斤之海鮮蒸熟於中。頗與鱸物皆備。熱氣騰騰。儼然自翫爲起者。於是大叔婆乃置甕桌上。復備湯箸。又獨其所謂香米飯。鍋釜一揭。有熱氣沖芽。飯頂。飯香撲鼻。不似尋常人

家所有。乃以亮取之轉承二碗。於是媚娘就桌坐。媚娘視其米有微紅色。大叔婆曰：此爲紅香米。東莞產也。往時僅爲進貢皇上用之。平民不敢自食。近來推倒滿清後。此米始有流落平民間。否則不能到我口中。中一嘗也。媚娘覓此入口甘香。成夫不必驟覺其噉有味。即海鮮亦新出於罏者。鮮甜可口。人之食墨乃收器盤中。大叔婆乃曰：老身如姑娘輩自四九山來。而對八卦山有所企圖也。姑娘對八卦山形勢已審悉之否。我當借汝渡四九。姑娘其觀之乎。媚娘曰：乾媽所言僭行。是實我娘之幸。但不知村內有疑憐否。大叔婆曰：此事不必慮。村中人實已忘老身久矣。若老身藏身於此。縱使無人知。否則又起人妒視而生事端矣。蓋人情憎愛爲反常之物。所謂憎人富貴勝人貧者。實爲人類之通性。吾身閱世深。幸善自矜謹。得以保存迄今。姑娘尙是年少。世人陰險心腸。未盡悉也。今日既知九山方面而來。姑娘其移老身言之。因四九山中情形。老身亦微知一二。究非媚娘所易立足。雖有李大嫂主持其中。然究竟是男子握大權。大嫂不過祇能游於輪廊耳。老身現有一言。不知姑娘肯聽我言否。媚娘曰：雖有何言。儘可言之。我仍是天涯淪落不知。四九山之依歸。我非吾人知其非立命之所也。今日之來此圖謀八卦山者。亦另有所圖。非獨爲九山而爲也。媽試爲我言其意。大叔婆曰：去八卦山之西北。與鯉魚湖相連有破頂嶺者。山中人皆尊之爲大王。前年曾割某聚眾。絕不損及縣民秋毫。此舉四邑傳之殆遍。老身久欲投入此山。一觀大王行所。如可寄身其中者。老身亦願爲之助死。不知姑娘有願不願。媚娘曰：之疑說太有悖不稱。念此老婦深居野僻中。乃對於常澤往得事。誠若指畫。誠非

[illegible]

省港澳輪船公司輪船每日
太古洋行

往來香港	時間	往來香港	時間
星期一二四六	早八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晚十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早八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晚十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早八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晚十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早八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晚十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早八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晚十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早八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晚十點上省

瑞安 瑞泰 佛山 龍山 金山 泰山

往來香港	時間	往來香港	時間
星期一二四六	早八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晚十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早八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晚十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早八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晚十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早八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晚十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早八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晚十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早八點上省	星期一二四六	晚十點上省

林則徐 戒烟寶庫金丹

至聖老烟 保證戒斷 如登苦 加倍奉回 批發香港大道

泰山天 一有 二客

脚氣暴斃

先生診治 不用戒飯 半月而根絕 除及不痛 八月一日港報載泰山天一船客有一

鳴謝嘉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余患肺癆 咳嗽吐血 氣喘不止 經年不愈 幸得嘉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贈款迅速

便刺口流 腎炎腰痛

恭頌上海胃腸腎專主日光醫術之妙手

好醜端端 逃案論

新界 南華 民興 振記 錦興 瑞昌 趙元興 普盛 陳更 煥 以國英 唐唐義 物藥藥行

妙靈 戒烟藥精

一服當知確妙靈

吳榮茂 戒烟藥精

一服當知確妙靈

養生泰

軒軒詩道 美化像松

三
 十
 餘
 年
 經
 驗
 醫
 士
 痘
 疹
 瘡
 疥
 流
 注
 口
 疳
 感
 風
 寒
 症
 全
 藥
 俱
 用
 趙
 子
 雲
 中
 國
 掃
 毒
 水
 治
 痕
 入
 口
 瘡
 主
 治
 血
 毒
 瘡
 腫
 爛
 肉
 痛
 即
 止
 肌
 中
 止
 水
 望
 以
 治
 傷
 身
 忠
 心
 正
 德
 有
 銀
 每
 包
 上
 試